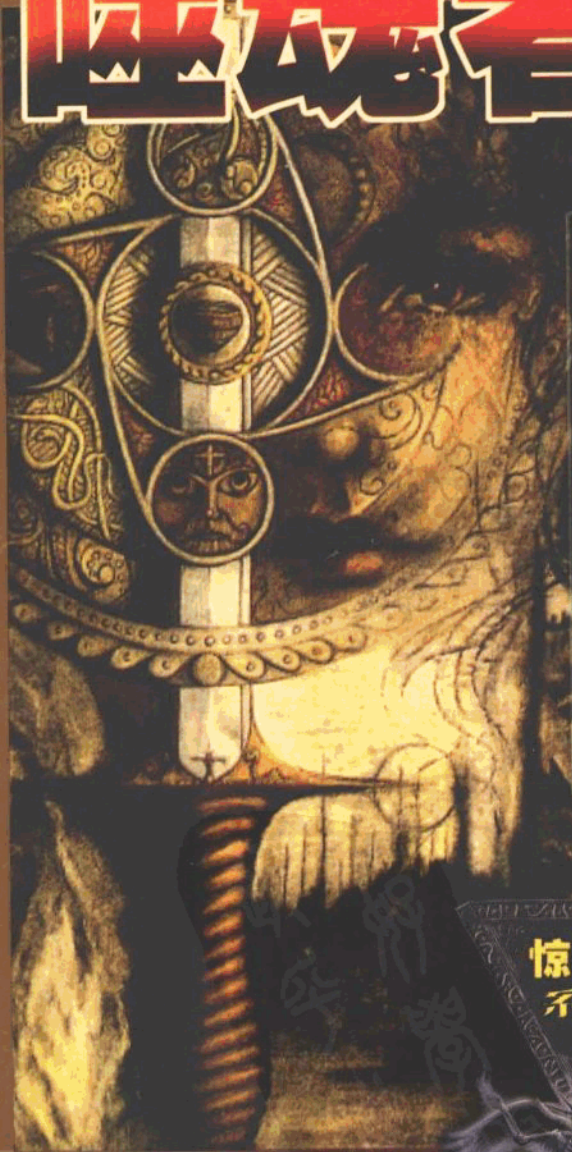


噬魂者

约翰·卡尔森 / 悬念系列

John Roy Carlson

惊悚
系列



内 容 提 要

受富贾之托，探险队长史蒂夫带着自己的队员和情人的女儿涉险去寻令无数人丧命的无价宝石。

凶险犹如荆棘一样密布，几乎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比生命更高的代价。

好不容易到了藏宝之地——幽灵山庄，不意祸变肘腋……

一切都是那么的始料不及，唯有那些经历了重重苦难而又侥幸活下来的人，才能告诉你其中的真谛……

作者简介

约翰·卡尔森 (John Roy carlson), 1958 年 8 月 16 日出生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市, 早年就读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获天体物理学学士学位, 1988 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 约翰·卡尔森曾痴迷于斯蒂芬·金, 并模仿其风格创作了《死亡现场》、《恶魔》等小说, 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但真正给他带来荣誉和奠定他新一代恐怖悬念小说领袖地位的, 还在于 1993 年发表的《咒咒临界点》。次年, 该书以其“出神入化的恐怖气氛, 风浪迭现的悬念设置, 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 最无可非议地荣膺第十五届全美通俗文学奖, 其后的一系列惊悚小说迅速成为美国乃至西方青年趋之若鹜的时尚。斯蒂芬·金说: “约翰·卡尔森是最有可能取代我位置的人。我的小说, 可以抓住你, 紧扣你的心, 不让你走; 而每读一本卡尔森的小说, 就会让你经历一次意志与灵魂的修炼。”



目 录

第一章 幽灵乍现	1
第二章 惨剧连连	7
第三章 食人族	73
第四章 幽灵山庄	96
第五章 大亨与疯子	177
后记	184



第一章

幽灵乍现

纽约郊外。

一所雍容华贵的公寓里。

房主人赫伯特先生，60 多岁，花白头发，满面红光，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那是个多么可爱的老头儿啊。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世界头号珠宝收藏家。在他的收藏中，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此刻，赫伯特正悠闲地坐在长条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幻灯片。一个矮个男人正站在他的前面，给他讲着什么。

“这就是传说所言的‘黑色幽灵。’”

“噢，”赫伯特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有些敷衍，可那双深蓝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个“黑色幽灵”，好象要把它射穿似的。

在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块泛着黑色光泽的宝石，如墨染的一般，有核桃大小。精通珠宝鉴赏的赫伯特深知，单从这块宝石的价值上推算决不会少于 5000 万美元，更何况还有别的
.....



“‘黑色幽灵’据说是从魔鬼那儿偷来的宝物，魔鬼为此大发雷霆，给这块宝石下了咒语：凡是得到它的人都一定会死。在这儿，”矮个男人指着“黑色幽灵”表面上的一些隐约可见的白点，又说，“传说这些白点就是魔鬼的咒语，它们好象是一具骷髅。事实也确是如此，自从它问世以来，为此丧命的拥有者可谓不少，有劳伦斯伯爵，基布尔王储……”

“它的最后一个收藏者是哪一位？”赫伯特打断他的话，急切地问。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妥，又换了一副很和气的口吻问道：“对不起，请告诉我最后一位？”

矮个男人笑了一下，继续说：

“据说，‘黑色幽灵’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上个世纪的英国，它被非洲的一个部落的首长买去。这位首长喜欢别人叫他‘摩根船长’。摩根首长买到手后，为防意外，于当天夜里乘火车返回故里，一路平安，可正如咒语所讲的那样，世事难料，他在查布扎附近神秘消失了，宝石因而也随之消失了。”

“后来，有人传说船长在查布扎的一个原始森林里，许多人冒死去寻找，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来，据说这都是由于魔鬼的诅咒。再后来，也有人想去找宝，可是惧于这一点，都放弃了。噢，赫伯特先生，你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呢？”

赫伯特笑了笑，说：“谁不想自己的收藏中有这样的珍品呢？可谁又能把它找到呢？乔治，你有什么好的人选吗？”

乔治想了一下，从口袋中取出一叠照片，翻了几下，挑出一张来，递给赫伯特。

这是一张中年男子的照片，照片中的人身体魁梧，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更显出成熟男人的气质。

赫伯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几行小字：

史蒂夫·安德鲁斯，四十六岁，生性喜欢冒险，从20岁开始从事探险工作，他麾下的探险队是世界上少有的卓有成效的几支探险队中的一支。曾成功完成了寻找非洲诺摩王黄金城、曼谷象牙塔遗址、秘鲁海盗船大宝藏等等探险活动。

赫伯特有点心动了，抬起头向乔治微笑了一下说：

“怎样才可以找到他？”

“找到他并不算难事，不过他收取的报酬很高，每次都是所获物的百分之二十。”

“可以考虑。”

晚上，寂寞的男人最想去的莫过于夜总会，喝得迷迷糊糊，再找个女人睡觉，真是一桩美事，这也是纽约的老板们挣钱的诀窍。当然，这需要许多美女，老板们并不担心这个。

正如在“夜如鸟”夜总会当侍应小生的家伙们所说的那样：

“在这里，有两种女人，一种是达官贵人，被一些肥头大耳的家伙陪着；一种是孤单女人，十有八九都是妓女。”

这不，又有一个女人推门进来了吗。

她，穿得很保守，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名贵货，根本不是她这个年龄般的女人应该穿的衣服，更不要说是这么一位可以称得上很漂亮的女子啦！简直就像一包草纸包裹着一件晶莹的瓷器。不过，谁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呢，可能有些人就喜欢她们这种邋遢样子！

一个酒鬼一见到她就双目发直，摇摇晃晃地走到她跟前，



语无伦次地说：

“小……小妞……陪我……我喝一杯。”

“滚开，你这醉猫。”女人厌恶地瞪了酒鬼一眼，骂了一句，径直来到柜台前，“我找史蒂夫。”

侍应生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没有说话。

夜总会里，人都像疯子一样，正起劲地跳着舞。坐的人很少，但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始终坐着两个人，一动不动。一个是看起来大约 40 多岁的中年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一脸络腮胡子，另一个是略显瘦弱的小伙子，20 多岁，手里拿把小刀在削着什么。

女人走了过去，这时刚好络腮胡子抬眼环顾四周；当他的目光与这个女人的目光相遇时，他愣了一下，站起来向她打招呼：

“嗨，你就是珍妮特·布鲁克吧，你母亲经常向我提起你。”

在夜总会的一个僻静的房间里，络腮胡子和珍妮特在一张桌子旁坐着，他们在说着什么。

“我是史蒂夫，你母亲的好朋友，你母亲不久前去世了。我对她的去世感到……”络腮胡自我介绍，目不转睛地看着珍妮特。

“谢谢你，我母亲临终前告诉过我，有事可以找你。而且还说你会交给我一件东西。”女人低声答着。

“哦？你母亲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伟大的女人，请稍等。”

出去了不一会儿，史蒂夫拿来一个小盒，递给珍妮特。

“她让我交给你，她希望你能原谅她在你那么小就离开了

你。”

珍妮特没说什么，默默地打开小盒，盒里装了一副金丝老花眼镜。虽然很平常，但在此时此地看来却是十分宝贵。珍妮特忍不住掉下泪来。

“你有什么打算？你妈妈是我的挚友。我也曾发过誓，她离开之后要尽全力照顾好你的一切，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谢谢你，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珍妮特说，“不过，目前我需要挣点钱去交学费。”

“这个，相信我完全可以帮你……”

“您理解错了，我想凭自己的能力去挣钱。”

突然传来敲门声，史蒂夫咳嗽了一声，门就被推开了。刚才和史蒂夫坐在一起的那个瘦小男人走了进来，他和史蒂夫耳语了几句，史蒂夫马上站起来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很好，通知其它人，马上开会。”

史蒂夫和珍妮特离开夜总会，一起驱车来到一幢具有欧洲古典气息的小楼前。

两人走进二楼客厅，里面已坐了七八个男人等着史蒂夫的到来，见到史蒂夫立马站了起来。史蒂夫向大家大声说道：

“这是珍妮特，我朋友的女儿，这次任务她也参加。”

男人们的眼睛像箭一样盯在了珍妮特身上，毕竟在这么一个队伍中有一个女队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她是不是太消瘦了。这在他们的目光中可以觉察到。

珍妮特似乎感到了这一点，有意把头向上抬了一抬，她想说她可以，可嘴唇蠕动了几下，还是没有说出口来。因为史蒂



夫的话让她激动不已。

史蒂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说：

“这次任务目的地是在非洲的查布扎的原始大森林，情况肯定异常危险，不光有猛兽，还有一些从未听过的奇异的东西，愿上帝赐福于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孩——珍妮特在大学里是学语言学的，懂不少非洲的语言和风俗，不仅如此，而且还实地去过一些非洲部落，对我们的行动很有帮助……”

“这次任务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寻找‘黑色幽灵’！事成之后，每人至少 120 万美元。”

也许是钱的感染力，刚才被非洲原始森林中可能遇到的可怕的东西所压抑的情绪又搅动开了，大厅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我可以买辆新跑车。”

“我要去澳大利亚旅行。”

“我要……”

史蒂夫扫视了一下自己的手下，沉着而冷静地说：

“不过，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据说凡是去找‘黑色幽灵’的人都没有活着回来的，因为上面有魔鬼的诅咒：凡是得到它的人都得死。”

大厅中的气氛“哗”地一下沉寂下来，大家都被史蒂夫的话和所引起的恐惧紧紧地摄住了心，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比先前压抑得更厉害了。



第二章

惨剧连连

一行人马按照原定计划磨刀秣马一番后就乘飞机赶往目标所在地——查布扎。令珍妮特感到惊异的是在机场来接他们的竟是查布扎的军用飞机，此刻，它怎么会停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国土上，美国防御监察系统失灵了吗？

“怎么会？”珍妮特惊讶地叹道。

“这就是金钱的魅力。”旁边那位队员，似乎看穿了珍妮特的心思，笑着对她说。

珍妮特看了那人一眼，是个漂亮小伙儿，高高的身材，宽厚的肩膀，金黄的头发，脸上洋溢着迷人的微笑。

他叫塞缪尔，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小伙儿。

昨晚，她已经和其他人见过面了，但还不很清楚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在队中所担任的角色。

塞缪尔趁着空闲时间，向珍妮特讲了讲队里其他人的情况。

“沃尔特，57岁，是队里的‘老资格’，跟着史蒂夫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干活麻利，队里的枪支弹药，衣食给养，医



药用品都由他主管。”

“约瑟夫，是整个探险队的‘先头兵’，经常带着几个他手下的队员在前面打探道路，为人不错，只是脾气火爆了点。”

“还有丹尼尔、安德鲁……”

“那个人是谁？”珍妮特打断他的话指着那位跟在史蒂夫后面的、上次在酒吧见过面的瘦男人问道。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叫托尼，是头儿的跟屁虫，每天与头儿形影不离。跟木乃伊一样，连笑都不会，常常阴沉着脸拿着把破刀子削东西。”

塞缪尔指点着说托尼的时候，他还是这样，沉着脸，手里不停地摆弄那把小刀。

“不过，头儿对他倒挺客气，每次红包都很多，可他连谢都没见说过。”

接着，他又低声问珍妮特：

“听说，这次寻找的那个‘黑色幽灵’是个很邪门的东西，凡得到它的人都会死掉，真的吗？”

“不太清楚，”珍妮特想了一下，问塞缪尔，“这个东西在哪儿？”

“资料上不是说在查布扎的一个原始大森林里。”

“在查布扎的森林里？”珍妮特笑了。

“怎么了？”

“据我所知，查布扎的大小森林至少上百个，上千个，找它无异于海底捞针。”

“啊哈，我想起来了，那个珠宝商的管家曾经给头儿一张图。”

“有图？这就好办多了。”珍妮特听他这么一说，不禁高兴得拍着手叫道。

“你先别得意，这只不过是查布扎军方提供的一张军用草图，是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驾驶军用飞机绘制的。”

“能确定宝石的位置吗？”

塞缪尔摇了摇头。

“那也只是确定一些森林里有过人类活动迹象。据传闻，拥有‘黑色幽灵’的摩根船长就是在查布扎的某个大森林消失的。不过，有了这张图，我们不知要少跑多么冤枉路。”

“噢……”珍妮特轻哼了一声，显得有些惆怅。

“不过，极有可能的是，藏宝的那个大森林已被确定下来了。非洲的原始大森林真有那么可怕、恐怕？是人云亦云吧？”

“那也未必。”

“我想也是。”聪明的塞缪尔接过这个漂亮姑娘的话头说。

“那么宝贵的东西，总不能放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到的地方吧？要不，还要我们这一流的探险队干嘛？”

珍妮特坐在那儿，没有说话。

“不过，这次的报酬还是挺高的；回去后，我要给我妈妈买一辆豪华型的‘奔驰’。你知道吗，她做梦都开着它……”

听到塞缪尔谈到了母亲，珍妮特的鼻子酸了，不禁又沉浸在哀痛之中。

“怎么了，珍妮？”

“我……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妈咪。”

“噢，对不起，珍妮特，我不是故意的。”

塞缪尔看着这个美丽的女孩伤心的样子，连忙解释，一时



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试图用自己宽厚的臂膀去抚慰珍妮特，可又犹豫着。终于，他张开臂膀紧紧地拥抱着这个肝肠寸断的姑娘。

可能是悲伤过度，珍妮特没有动，也许她希望有一个避风的港湾，尤其是一个男人的宽厚的胸膛。

飞机一连走了几天，终于到了查布扎。令珍妮特感到奇怪的是飞机除了中途加油停降过，一路上竟没有受到任何阻挡盘查，也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提出异议，就像在自己国家领空飞行一样。

“天啊，我真不敢相信。”珍妮特一边从舷梯上向下走，一边说道。

“你要赞美上帝还是……？”塞缪尔开玩笑地说。

查布扎大森林外。

史蒂夫将大家召集起来准备讲一些注意事项。因为藏宝图本身对这次任务来讲意义不大，况且又进入这么大的原始森林中，在森林里面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给大家每人发有一个军方提供的带有求救信号的无线电发射器，随时带在身上，以防不测。

尽管如此，史蒂夫还是作出了一些进入森林后的规定：

- 一、不准单独行动，一切听从队里的分配和安排；
- 二、任何行动都要由队长决定，队长的命令不得违背；
- 三、每次出发前，须派人去探路，人未回来，不准前进；
- 四、各人行动要向队里报告，外出须两人或两人以上结伴

而行。

违反规定者，后果自负。

一行人安排妥当后，就准备出发，去寻找那块“黑色幽灵”。等待他们的是吉还是凶呢？只有天才知道。也许这是一条不归路。

进入原始森林已两天了，一切都很正常，没有碰上什么危险的事。可是以前的探险经验告诉大家，要多加小心。行进在这片古老的林子里就如同寻觅一位熟睡的少女，沉静而迷人。

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森林中的参天古树上“啾啾”地叫着，更平添了几分原始森林中的寂静和神秘。

珍妮特走在队伍中间，和她在一起的是塞缪尔和史蒂夫。突然，有块东西砸在了她的头顶，“哎哟”她叫了一声。抚摸着头一看，不禁笑了起来，原来一只调皮的小松鼠正向她抛着松果，珍妮特也作了一个抛的动作，结果小松鼠被吓得无影无踪了。大家楞了一下之后看到珍妮特可爱的动作笑了起来。

“头儿，你说‘黑色幽灵’会不会藏在这儿，那个摩根船长简直是个艺术家。”珍妮特俏皮地学着塞缪尔的语气问。

“希望如此。”史蒂夫随口答道。

“是艺术家也是混蛋，找这么个鬼地方，让人受罪，亏他想得出来。”塞缪尔插了一句。

“干什么事总要付出点代价。”史蒂夫一边说，一边注意着前方的情况。

前面路有点问题，史蒂夫停下喊道：

“约瑟夫，约瑟夫。”



“他正在拉屎，头儿。”有人答道。

“让他小心点，别让蛇咬了他的屁股。”史蒂夫没好气地说。

“托尼，你带几个人去前面看一下。”

“我也去，塞缪尔，你要去吗？”珍妮特还不等史蒂夫说完就自告奋勇。

塞缪尔当然是很乐意与珍妮特在一起的，她一招呼，他就立即跟在了珍妮特的后面。

托尼手里拿着根木杖，走在前面，珍妮特和塞缪尔跟在后面。

“托尼，慢点，走慢点。”珍妮特有点气喘吁吁了。

托尼没有作声，仍然走他的路。

“像个木头。”塞缪尔低声对珍妮特说。

前面有一大片茅草地，不是空旷地带，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托尼查看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转身就往回走，珍妮特和塞缪尔只有紧随其后。

走着走着，突然，珍妮特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她脚旁，一条黑而长的东西被惊起，一摇一摆，张口就向珍妮特的脚上咬去。

说时迟，那时快，托尼手中的木杖已准确地敲中了它的头部。那东西的头血肉模糊，但它的身子还在拼命的扭动挣扎，它的尾巴啪啪地扫打着呆立一旁的珍妮特的脚面。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珍妮特心里没有任何准备，吓得她唯有呆立不动。等她低头看时，一条黑亮的蝥蛇已被打死了。

但随着蝥蛇的扭动，殷红的血溅在她的裤子上。顿时，不知是心理原因，还是什么，她感到被血溅的地方潮湿了，粘乎乎的好象在流血……

“啊！”她惊叫着跳了起来。

塞缪尔赶紧冲了上去扶住珍妮特，以防她失去重心跌倒在身旁的刚削过的尖木上。

托尼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拎起那条血肉模糊的蝥蛇，把它挂在一旁的树上。然后，用他那把小刀轻轻地划开蛇腹，再用刀尖挑出蛇胆，动作很快地将它送进自己的嘴里，喉头一动，蛇胆就被他咽下去了。那把刀尖上还带着血，他也不擦一下，只默默地看着血一点一点往下滴……

等刀上的血滴得差不多了，托尼钢钩似的手在蝥蛇的头部撕个口子，一点一点地往下撕那条蛇的皮。他撕的很慢，但很用力，一下，一下，又一下。珍妮特再也看不下去了，“哇”地吐了出来。塞缪尔赶忙用手在她的背上轻捶着，托尼看也没看他们，冷冷地说了声：“可以走了。”

于是三个人按原路返回，一路上谁也没和谁说话，只是默默地走了回去。从那以后，珍妮特不敢一个人见到托尼，见到他就想起了那一幕，不由地就呼吸急促，心跳加快。托尼根本就沒注意珍妮特对自己异样的反应。

见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他们稍作休息后又上路了。一路上相当平静，珍妮特还是和塞缪尔走在一起，一边看着路边的景色，一边想着心事。她多希望有些事发生，以调剂一下这无聊的行程，可她又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到底是什么，她也讲不